

婚礼之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小说佳作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萨克自

「家协会

「编辑部

编

婚礼

之

夜

王蒙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小说佳作选

责任编辑：陈 琳

封面设计：王国玲

婚礼之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小说佳作选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作协

《伊犁河》编辑部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28-01990-3/I·676

定价：5.60元

生活的多重奏（代前言）

郭从远

如果说长篇小说像一部雄浑壮丽的交响乐，短篇小说像一支提琴协奏曲或钢琴独奏曲。那么，一本小说选集则应是生活的多重奏。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手法、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韵味……有管有弦，有高有低，有明有暗，有风暴的狂吼，有小雨的浸润，有阳光的明丽，有月夜的抒情，甚至突然冒出一点不协调音，反而使整体更显和谐，增加了整个多重奏的色彩与厚度……

我们编选的这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近十来年的小说佳作集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呢？

至今想起那刚刚过去的十二个年头，还叫人感念不已。那么多激动与思索，骚动与困惑，热望与不安，牢骚与感激，丰富与贫困，热泪与叹息，变革与僵滞，争论与共识，文明与愚昧，执着与彷徨，碰撞与交织……还没有一部堪称伟大的作品史诗般的、准确深刻丰富地表现出那样一个复杂而又伟大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又同前面十年的疯狂紧紧相连。因此从伤痕到反思，从改革到寻根……作家们十分努力地去探索，去表现，希望能表现出改革开放时代。确实涌现出不少优秀之作，也确实浮泛起一些过眼云烟追赶时髦的伪文学作品。既丰富又混乱，从文

艺作品到文艺理论。

伊犁虽然边远闭塞，却并未与时代隔绝，时代的日照风雨总也不会把同时属于它的这块土地忘掉。伊犁的文学界也正是在那样一个伟大的新时期迅速地迈开了向前的步伐，虽然犹如时差一样，总比内地晚两个小时。这并不关紧要。特别是当历史前进了一段之后，回头审视，伊犁的这——片沃出上开出的文学之花，可能不算很多很大，却依然有时代的光照，而且是那么鲜明。也许它还要为因偏僻而未及时受到一些风雨的侵袭而庆幸呢！

文学可以表现历史，也可以畅想未来，但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他的思想感情、认知水平和表现才能，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与制约。只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时时能把握住时代脉搏，而又能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纵横审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从宏观上把握这个时代，从历史的走向上正确认识这个时代，从丰富的生活积累中，凭着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去提炼，去创造；而不是仅凭一时一事的冲动，仅看一人一地的变迁，仅靠三点两滴的积累，非自觉而全盲目或半盲目地去写，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即使未达上乘，起码也是有血有肉的，坚坚实实的，过若干年后，还经得起一读。

这本书中入选的小说在伊犁州可算佳作，在全新疆，乃至全国，它们处在什么水平线上呢？那些在全国或新疆获过奖的作品自不必说，就未获奖的作品而言，也以其独特的西部气息氛围中反映出时代之血脉而具备了一定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在饱读市井文学、中原文学、江南文学和陕甘农村文学之后，偶涉这块有着西域奇光异彩的文学园地，除有一种新鲜感而外，或许还能给你一些独特的启示。

翻开这本书，首篇《婚礼之夜》就会把你带入一种强烈的草原文化氛围之中。在这一万来字的短篇里，充分展示了生活在伊犁草原的哈萨克的民俗风情。那一幅幅多彩多姿、古老而又独特

的画面，以古朴苍劲、起伏跌宕的天山草场为背景，那毡房、那牧犬、那马奶、那喜果，更有千百年流传至今的婚嫁习俗，像油画一样，细腻而又生动地呈现在你面前。而透过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作者时隐时现、从容不迫地揭示出深层面的文化积淀。那浸透灵魂、弥漫四周的积淀，看不见摸不着，而又那么顽强地存在着，甚至往后代延续……最后作者一笔点暗，道出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前进使古老的思想、风俗、传统习惯在更新在发展，从而使一个民族也在痛苦的欢笑中同过去告别。思想内涵蕴于感人的艺术力量之中。这篇在《伊犁河》杂志上发表，后很快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不是偶然的。作者乌拉孜汗·阿合麦托夫是伊犁州哈萨克族专业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巨变》及其它一些中、短篇小说均受读者欢迎，这跟他多年坎坷不平的遭遇，长期基层的生活，对乡土的热爱，对时代的认知以及对本民族的深切了解分不开的。

在长期的封建桎梏下，妇女地位卑微，其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和承认。虽然从古至今也流传着一些叛逆、逃婚的故事，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妇女作为一个平等的社会人的意识也在逐渐觉醒，但是那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扫除掉的，它甚至影响着今天的妇女去追求幸福，去实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朱玛拜·比拉勒的《蓝雪》把一出对所谓不守贞洁的寡妇的威严的“审判”写得惊心动魄，其间的封建意识、部落意识被作者揭示得入木三分。哈帕尔·贝拉尔发表于90年代的《惑》于一场感情纠葛中十分尖锐地表现了即使处于今天这样文明进步的时代，一些妇女仍然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羁绊。她们“以为自己低丈夫一头就得成天看着他、跟着他才保险”，完全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而具现代意识的古莱依姆却毅然决然地背叛了封建传统，用巨大的勇气去争取自己人格的实现和爱情的幸福。她说得好：“一个女人结了婚之后，她的意志和自由大部分是会被男人没收了

去，而她奉献给他的全部爱情的最大报酬还是痛苦。”“我也知道女人离婚后，再不会有姑娘时的那种价值了，而男人仍然不会受到命运的亏待。可是我不怕，没有爱情的婚姻只不过是牢狱，我坚信自己能够冲过去。”这种勇气比逃婚的勇气更加可贵和不易。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绘，通过对县城及其周围人物的渲染中所烘托出的一种文化环境和时代气息，令人信服地塑造了古莱依姆这样一个哈萨克族现代妇女的新人形象，具有一定的冲击力。

如果说《惑》从爱情婚姻这个角度来展示新时代新道德的力量，那么居玛德力·玛曼的短篇小说《哈尔哈拉高峰》则通过女主人阿衣娜什对幸福文明的向往，对科学知识的追求表现了一种对几千年封建旧传统的反叛。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古老的民风民俗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的步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布合拜夫维妙维肖的心理活动与女儿投入改革大潮的行动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既抒情又幽默，是此篇的特点。

哈萨克族是诗歌的民族，他们自古以来都用歌迎接每一个新生儿的诞生，用歌为每一个亡灵送行。解放后，虽也出现过郝斯力汗这样的小说家，但小说创作一直比较薄弱。而近十年中，涌现出像乌拉孜汗、艾克拜尔、朱玛拜、贾克斯勒克、哈帕尔、居玛德力这样一批小说作家，而且出手不凡，起点较高，好些作品在国内以致国外也有了影响，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受现代文学大师鲁迅、茅盾、巴金的影响较深，也很喜欢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因而现实主义是他们遵循的一条重要创作原则。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伊犁，他们是伊犁作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伊犁州的作家群还包括汉、维吾尔、锡伯、回、满等民族。维吾尔族作家买木提明·吾守尔这几年创作甚丰，1990年荣获自治区天山杯奖。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都翻译成汉文。这里所选《疯子》，把城镇维吾尔族的习俗心态写得淋漓尽致。对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浪潮里，道德与金钱的较量，作者进行了严肃的思

考，又通过一种带点荒诞的手法写来，与其所表达的内容融为一体，令人深思。

尤其可喜的是我州的兄弟民族作家群出现了一支新生的年轻有为的力量。与较之他们年长一点的作家相比，他们的优势是懂双语，并用双语创作。维吾尔族青年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就是其中一个。他十分勤奋，爱读书，爱思考，爱创作，爱翻译。从起步到今天，不过十年，那一步一个脚印却是十分扎实而清晰的。他用汉语创作的不少小说不仅在伊犁发表，而且在《民族文学》、《萌芽》、《中国西部文学》和《民族作家》上都发表过。这里收入的《生活万岁》荣获自治区新时期十年文学创作奖。同时获此奖的青年作家还有傅查新昌（锡伯族）的《寂静的雪野》和马康健（回族）的《伊犁河作证》。

《生活万岁》无疑是一部生活流。作者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中，在“我”从小至今的十几年生活里，随着时间的流动，向我们推出一个个性格不同、命运各异的人物。他们都生活在基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或生或死，或爱或恨，或合或离，都浸透了感情，都溶合在一种民族文化与时代氛围的交织中。你像在翻阅一个生活的长卷，为你认识的一个个善良淳朴的灵魂所牵引所打动。掩卷后，品味人生，什么是美与善良，哪一种道德力量才能促使生活之树常青，作者蕴藏于字里行间的哲理思考始终萦绕着你。阿拉提·阿斯木几乎篇篇小说都有较浓的哲理色彩，有的写得失之于直露，这篇却是恰到好处。

傅查新昌是一个不安份守己的锡伯族小伙子，现在当然已经当父亲了。他写过诗，真还有点诗人的气质。以后他又写开了小说，而且写得不赖。他酷爱读书，也可能有点追赶时髦吧，他一度迷上了现代派小说，他的小说也有了新潮的味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尊重传统却不迷信，他的眼睛盯住现在也盯住未来。

但他毕竟年轻，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他思想中的现代意识也许令一些人不快不满，但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他思想中的现代意识也不公允，有些东西毕竟与时代还是合拍的。这篇《寂静的雪野》得到诸多方面的肯定就是证明。

马康健的小说却写得朴实，就像他的家乡察布查尔县回民乡的土地一样。无论是《伊犁河作证》中的一老两少，还是《斋月》中的一老一小，写得都有情有致，在大背景下展示人们的命运，刻画人物的心情。尤其是《斋月》，相当感人，其间自有民族的、宗教的文化心态，使其别具一格。

花了这么多笔墨来谈论伊犁的兄弟民族作家及其作品，我无非想说明一点，在中国西部文学创作中，西部各兄弟民族作家是一支重要力量。新疆的小说创作要想飞跃，要想在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引人注目的“拳头”作品，如何调动兄弟民族作家的才能，克服其局限性，无疑意义重大。评论家陈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能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的参照中来观察生活，选择视角，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发现人类共通的美质和缺憾，从而既植根于地域的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又能进行跨文化的人类生活境遇和发展前景的宏观思考，这无疑给作家带来了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探究，带来了表达上的丰富和新鲜，带来了风格上的独特和变化。”只能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较之能用双语创作的作家自然是少了一只眼、一只手。他们对新疆、伊犁和本民族的了解和理解，一般说来应当比内地作家更深切，可是，为什么一些内地作家（比如王蒙、张贤亮、张承志等等）却把好小说写出来、带走了，而本地的作家只能望洋兴叹呢？陈柏中同志的意见十分中肯，对任何一个民族的作家来说都必须视野开阔，仅了解本民族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新疆历来是我国多民族文化交汇和中西文化交汇之地，没有一个宏观的比较与思考，恐难出大作品。而用双语创作的作家虽具一定语言优势，但仅此一点也是不

够的，还需自觉地充实、提高自己，使自己的思想、知识、情趣、眼界、胸襟都达到一定高度。

生活在伊犁的汉族作家同样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除一些“老伊犁”外，他们大都是五六十年代来到伊犁的。几十年的苦斗和风霜，使他们的热情更趋于成熟，而他们的阅历更接近深刻。从年轻时候起就接受的一种熏陶，使他们更习惯于从社会的波澜中发现人物和故事。依靠对信息的灵敏捕捉，对生活的亲身体验，还有酷爱文学引发的韧劲，十来年创作的作品无论数量质量都超过了我州以往任何一个阶段。这里所收篇章并不是佳作之全部。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创作并在全国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作品的老作家门海群这十来年创作也可谓丰收。他的作品直朴率真，跟他的人一样透明。爱憎分明得有时到了粗率的地步，以致因此而使艺术感染力受到损害，却让你感到他为人文的可爱之处。《我的娜达莎》不知是其经历、亲历、见闻，还是纯属虚构，但那与时代紧紧相扣的略带几分浪漫色彩的异国情调的爱情故事，却非仅仅故事而已。姜付炬曾经活跃一时，他的短篇小说在新时期初，在全疆文学界是较有影响的。你读《不老妙方》，难道不会叹服他那娴熟的技巧，老练的笔力和藏而不露的意蕴吗？江水寒的小说机敏峻峭，有时甚至尖刻，却饱含着一片赤热；黎射萍的小说缠绵悱恻，充满农村生活气息；刘殷学的小说把故事娓娓道来，在事中见人，更接近中国小说的传统手法。至于说到我的小说，我想这部《小城多重奏》会把我的长处与短处都告诉你。

西部文学，西部小说，究竟是什么？

是西部恢宏的自然景观？是西部复杂的风土人情？是西部从古至今的开拓精神？是西部深居内陆的封闭环境？是西部互汇互溶的多种文化形态？是西部悠久历史的兴衰更迭？……是，又不全是。任何单一的眼光都看不透西部。何况，西部是一个十分辽阔的地域，在这个区域中，每一个部分又有其不同之处。伊犁不

全同于新疆其它各地，新疆又不全同于西北其它省区。要写出一部西部小说之力作，恐怕首先还得立足于你生活的地区，深刻地而不是皮毛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这块土地的历史和现在，家园和人民，在宏观上洞察、比较、寻找人类共同的精神通道。我们的思想、知识与才气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和心态知之不多，了解不深，写出来或流于皮毛，或干脆不像，怎么能真实深刻地反映多民族聚居，共同开发建设新疆这一伟大的历史和现实呢？所以我有时想，在新疆当个小说家真不容易。新疆的小说不好写，就因为没有相当的知识与才气，生活与胆识，你就把新疆写不透。当然，大作家毕竟不多，小作家还是不少。要出艺术精品固然不易，但写出来发表似也不太困难。然而有志于创作者应当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也许终究会真正认识自己，真正了解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历史和家园，我们也许终究会找到照亮我们生活，促进我们彼此都极端需要的人类感情交流的那种欢乐的光芒。”

(H·R·斯通贝克)

因为，我们是这样地热爱新疆，热爱伊犁，热爱人类。为此，我们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但我们知道仅仅热爱还不够，还需要创造、奉献，以致于献身等等。这部小说选，它的总体倾向就是如此。因而，它的基调与时代的基调是合拍的。今后，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执着地苦恋于这一片土地，苦恋于这一块文学的绿洲。

有哺育我们、理解我们的伊犁河作证！

1991.4.26

目 录

生活的多重奏 (代前言).....	郭从远 (1)
婚礼之夜.....	乌拉孜汗·阿合麦托夫著 李万翔译 (1)
小城多重奏.....	郭从远 (15)
生活万岁.....	阿拉提·阿斯木 (72)
鬼头滩的白杨.....	吴 巍 (101)
不老妙方.....	姜付炬 (112)
营养研究所纪事.....	江水寒 (122)
水与火的故事.....	黎射萍 (137)
蓝雪.....	朱玛拜·比拉勒著 叶尔克西译 (153)
惑.....	哈帕尔·贝拉尔著 张孝华译 (156)
漏.....	贾克斯勒克著 员力华译 (173)
我的娜达莎.....	门海群 (180)
疯子.....	买木提明·乌守尔著 张宏超译 (197)
哈尔哈拉高峰.....	居玛德力·玛曼著 杜杰译 (214)
寂静的雪野.....	傅查·新昌 (227)
伊犁河作证.....	马康健 (242)
在山里.....	沃拉孜别克著 张孝华 肖嗣文译 (266)
虎圈嗇夫.....	姜付炬 (273)
为了母亲的微笑.....	刘殿学 (279)

成熟.....江水寒(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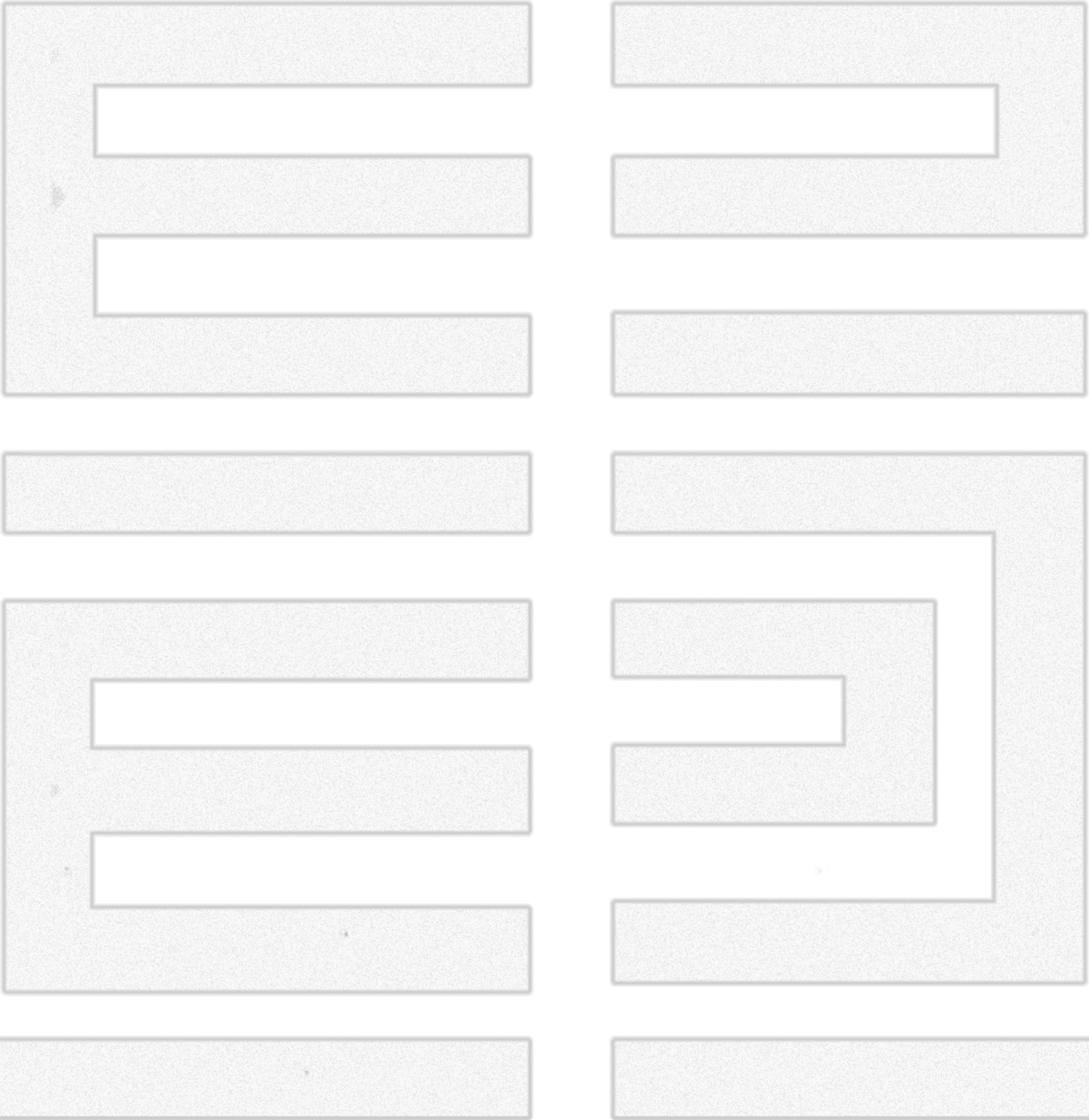
跟着夕阳去.....傅查·新昌(306)

斋月.....马康健(318)

妈妈今天要出嫁.....黎射萍(325)

洁白的小轿车.....阿拉提·阿斯木(335)

“不务正业”的校长.....曹 劼(341)



婚礼之夜

(哈萨克族) 乌拉孜汗·阿合麦托夫 著
李万翔 译

不知是本来就如此，还是我个人的感觉，反正有姑娘的人家总显得与众不同。在那里，我总感到亲切和快慰，好像存在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的美似的。这些人家的甚至牲口也特别。那牧归的母牛傲慢地环顾四周，似乎在边走边数自己的脚步。你再看那些狗，它们的吼叫也和别家的不一样。只要是在其吠声所及的地方，你就能分辨出是这些人家的狗的声音。不管你跟人打什么赌，肯定一猜就中。至于为何如此，原因不得而知。那颈毛竖起的凶悍的公狗，那机灵而苗条的母狗，从不愿让生人登这些人家的门。它们死缠着生人不放，心怀敌意地吼着，从很近的地方争先恐后地扑到你面前，好像在说：“这家跟你有什么相干？走，赶你的路去吧！”它们朝着马镫往上蹿，或是把马尾巴拉来扯去，想尽办法暗算你，使你不得安宁。这些狗如此撒野，并不被谁视为不雅，相反，它们这样做似乎是一种被公认的合法权利。来客怒目逼视或甩动鞭子，却不抽打它们，只是心平气和地皱起眉头，斯文地吓唬一声：“走开！”这一切在我看来，不是在和狗争斗，倒像逗它们玩似的。

在这些异样的人家之中，我觉得更特殊的是穆克西大伯家。一喝过早茶，我就想到他家去。去他家，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多

不便之处。我们是邻居，可以自由出入。这种现象使我很惬意。

这家人有个名叫库兰的姑娘，是附近所有姑娘里的一颗明星。库兰那闪现着青春光辉的脸，使这个简朴的人家经常充满了欣喜和任何财富所不能替代的美。那缀满星斗的花毡，像是不让人看出此家的贫穷；日、月、星辰——这一切也不愿遮住那发光的容颜。好像只有如此，才自然如意。

面色白皙、鼻尖稍短、高鼻梁的库兰，头上斜戴着一顶饰有猫头鹰羽毛的花帽，常坐在地铺上绣花。我趁没有旁人的时候进去，直立在那儿，看她的芦根似的纤细的手指那灵巧的动作。库兰发觉我来了，往往头也不抬地说：

“彼肯塔依，你喝酸马奶吗？”

我便微微一笑，点一点头。

她给的酸马奶是那样可口。稠稠的、略带酸味的马奶很快到达五脏六腑，到达每根血管，使我周身发热。好像有一种感觉吸引着我，它胜过了大自然赐予我童年的幸福和愉快。

这家的那条名叫“波尔巴斯”的黑毛公狗，非常聪明，和它玩也使我留连忘返。早晨或傍晚，库兰挑起两个水桶叮当作响地向坡下的泉眼走去的时候，波尔巴斯也跟着她。当我光着脚从对面跑过来的时候，它总是诙谐地望着我，撒娇地摇着尾巴。

“波尔巴斯，波尔巴斯！快点跑！”我这样大声喊它的时候，它也能理解我的意思，在绿草地上打个滚儿，接着从后边追上来。当追上我的时候就绕着我的脚转，故意地跌倒在地。我们就这样一路嬉戏着直到泉边。库兰对着这情景，很觉得开心，往往发出清脆的笑声。这时候，周围的万物似乎都在对我欢笑，并且变得光彩夺目。而我，则在体味着人生的幸福……。

这年夏天，忽然传来个坏消息：“库兰的女婿就要来认亲①了！”这些话在毡房、在野外不胫而走，传来传去。这消息对我来说是又突然又无情。虽然我知道库兰已订了亲，但我从不愿去

想这件事，好像库兰不可能出嫁似的。我摆脱不了这个固执的念头，为什么这么想，我自己也不清楚。为迎新郎进行的各项准备刺疼着我的心。对那些畅声大笑的女人们，我看都懒得看一眼，几乎一整天没有出门，无精打采地呆在家里。夜里我躺在床上，许多念头涌现在脑际，好像顺流而下的浮冰，一块接着一块。无论怎么想，库兰出嫁都是不可理解的。那新郎我虽未见过，但有一个令人讨厌、上了年岁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而库兰则对他的尊容不屑一顾。这想象使我痛快了一些，轻轻地笑了……

“怎么啦，彼肯？”妈妈惊恐得舌头有些发硬，连喊带摇地把我弄醒了。我发觉自己在哭，因为我醒来之后还在抽泣。

“啥事也没有。”说着，我翻了个身，再也没有回答妈妈的问话。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感到好像落网的鸟儿，猛地摔了下来，出了一身冷汗。

“快说‘比斯门拉’^②！”妈妈好像想起了什么。此后她也慢慢地喃喃自语起来……

清早，我觉得头晕目眩，肚子里像是塞满了什么东西，一口饭也咽不下去。

“你什么地方疼么？”妈妈怀疑地端详着我的脸说，“你到图尔迪爷爷那儿去诊诊脉吧！”

“我哪儿也不疼，就是平白无故地不想吃饭。”我安慰妈妈说。虽然我的太阳穴针扎似地疼，又恶心，可我不愿意让妈妈担忧，也不想去诊脉。

我家吃早饭比邻居们要早一些，因为爸爸不等日头发热就要在牧场上清点互助组的牛群了。而那些放羊、放马的邻居们却没有这么忙碌。他们可以睡够了以后再伸着懒腰起床。和往常一样，太阳刚要出来，爸爸已经上了马，这时候，我也走出了毡房。四周是夏日清晨那种宜人的宁静，那些叫了一夜的狗把头抵在肚子上，一声不响地蜷卧在那里打盹儿。阿吾勒^③的中间，绵

羊无忧无虑地卧在那儿反刍，牛儿们懒洋洋地站起来，慢条斯理地向牧场走去。我觉得，眼前所有景物都由于预感到已临近的危险，变得静悄悄的了。

过了一会儿，库兰撂开毡门，头上蒙着黑灯芯绒上衣走出来。在她的身后跟着两三个附近阿吾勒的少女，大概是舍不得离开这个不久就将成为异乡人的大姐姐，来相伴过夜的。姑娘们并排着离开毡房走去，不知为什么吃吃地笑，笑得喘不过气来。姑娘们的笑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我的心头升起一股烦恼，瞪着她们，真想学妈妈那样训斥她们：“喂，你们这帮鬼丫头，有什么可嬉皮笑脸的！”可是我却镇静了下来，因为这时候把衣服推到肩上的库兰也附和着她们笑了起来。我的心绪乱套了，真揣摸不透库兰为什么要笑，她也应该像我一样不笑才对。此刻，我耳边好像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你这个傻瓜哟，人家是大姑娘了，当然要出嫁的！”我有点害怕这个声音，望望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听到这声音，好像有人逼着我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库兰要出嫁了。

第二天，牲畜一去牧场，这个阿吾勒的纷乱比昨天更胜一筹，变得更加热闹。周围凡是眼能看到的阿吾勒都由孩子们把消息传遍了。近午时分，穿红戴绿的媳妇、姑娘们开始三五成群地走来，她们也很高兴。库兰的母亲——高个子、黝黑的老太太奴力拉比她们更感幸福，正有条不紊、落落大方地迎接前来道喜的人们。她扭动腰肢，把那长长的蓝色连衣裙拖来拽去。“但求如愿，请进屋！”她拿着要撒的喜果^④，亲手开门。

天刚过午，新郎也到了。一个小伙子骑着匹喘着粗气的马把这消息送来，整个阿吾勒顿时像起了旋风，人们吵吵嚷嚷，急匆匆地奔来奔去。这种混乱没有持续多久，一些久经世事的老练的上些年纪的妇女打头，急急地吩咐在房里、屋外喃喃低语的胆小的姑娘和年轻媳妇们去迎接新郎。三四个亲家女眷簇拥着那匹驮着聘